

漢子

金永福 著





作者简介

去那里，一九六〇年三月到贵州省织金县的一个山村，一九六一年到贵州安顺市文庙。在一个山沟村的钱氏祠堂中张挂宣传时，贵州的文物机构没有保存文物的传统。尽管路比一年以前，便又有修葺古刹的计划，但只沦为文物主义，是中国作家协会负责在理县，中国旅行社负责在黔东南，贵州大学负责在黔东南。



浸透浓厚情感的审美之果

——《汉子》序言

张 雄 龙

小说集《汉子》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消息是永福踩着迷离的灯光，亲临寒舍欣然发布的。同时耳提面命：近二十万字的书稿，用一天之内的业余时间翻阅，接着利用星期天完成2000字左右的书序。

这是作家对我的考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我的为文与为人，颇有些使我喟然长叹！

但是，老朋友的小说结集公开出版，此乃人生一大幸事，此时除了高兴应允之外，能有何思？！

我与永福相识相交十有二载。他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专攻小说戏剧二十年，我则业余兼习诗歌，应该说我于小说是外行，没有多大发言权的。但是，自相识至今，他一直是市里文艺刊物的编辑、主编，我却一直是一名业余作者。其间，他练就了一身“勒索”稿子的硬本领，我则在屡次“被迫”之中磨练出一套“应付差事”的软功夫：不自怨自艾，遵命完卷则过。

开始，匆匆翻读小说集所收入的六个中篇小说：《春风》、《春晖》、《飞旋的车轮》、《彩色的巷道》、《矿工的妻子》和《汉子》，渐渐不禁越读越慢，乃至完全进入

了书中的境界。待到出得书来，首先叫出的是：时间没有白费，每篇都值得一读！

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使命，就在于“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从收入这本小说集的几个中篇看，永福是按照这一基调去努力构思、深入挖掘和潇洒地挥写、弹唱的，并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步步前进。

永福小说的特点之一，便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孜孜以求的是使自己的作品贴近生活。作者深深懂得：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的源泉便会枯竭。例如：《春晖》，实际是抒写作者自身的一段重要生命历程和由此引发的心理历程。那在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穷乡僻壤中形成的慈祥而伟大的母爱，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逐步脱颖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与追求，时时摇撼着读者的心灵。

永福小说的特点之二，是注意以改革为参照，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世相进行艺术的思考与再现。既有热情的赞颂，也有无情的揭露和鞭笞，更有对各色人等的深切关注与同情。如：在《春晖》中对“母亲”的赞颂、怀念与同情；在《春风》中对“马标语”的冷嘲热讽以至揭露与鞭笞；在《彩色的巷道》中对“肖昌文”的深情描绘与咏叹；在《汉子》中对“老祖公”的既赞颂又鞭笞，无不充满作家对人间的热情关注与一往情深，充满作家对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的热烈赞颂。

永福小说的特点之三，便是刻意以人物的言行来塑造人物自身的形象。特别是在《汉子》一文中，“老祖公”由幼及长乃至终老，都是以典型环境中“这一个”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抒发着粗犷、豪放的民族情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如果说，永福早期的小说，还不可避免地从小步观察到的现象中提炼出某种意会，并由此构思小说情节，因而引出的结论往往就在于作品本身的话，那么到了《汉子》一文，则有了明显的突破，注意扎根现实生活土壤，探寻人物的灵魂，并沿着历史的纵面精心刻划，并把结论附丽于多姿多彩的人情心迹上，从而使自己的小说成为浓厚情感的审美之果。通过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去透视当代社会的心理流程，感受新生活奔腾呼啸前进的主旋律，获得种种艺术的享受。

总之，选入《汉子》集的几个中篇，从一定意义上看记录了永福的创作历程，也是作者社会主义创作态度的生动写照，是他走向成熟的起点和标志。

“文章满纸书生累”的传统偏见，曾经束缚过许多有才华青年的创作手脚，永福同志是勇往直前的，但有时他也不免侧身前进。老作家欧阳山在总结自己一生创作历程时曾经说过：“风是风，险是险。获得胜利的人一定是认定航向，坚持前进的人。”只要坚持不渝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小说创作的道路是会越走越宽的。谨录写于此，与永福共勉。

是为序。

1990、9、16、草毕于花鱼洞

目 录

浸透浓厚情感的审美之果

——《汉子》序言……张雄龙

汉 子	(1)
春 晖	(54)
春 风	(75)
飞旋的车轮	(139)
矿工的妻子	(191)
彩色的巷道	(238)
后 记	(303)

汉 子

翻过一个山梁子，就有一条汉子
——民 谚

一

公元一八八七年（光绪二十二年）腊月二十三日子夜，牛角寨在一阵山崩地裂的轰鸣声中被埋入地下。全寨幸免于难的，只有老祖公一人。那时，他还是一个拖着鼻涕龙的娃娃。

现在，他孤身住在牛角山顶的一间破旧的土墙房里，常年四季披着一件又黑又脏的长衫子，赤着脚蹲在火塘边烤火。他的鹰爪似的脚趾牢牢地抓着龟裂的地皮，大脚趾向内弯，形成一个“八”字。即使睡去，整个身子依旧保持着蹲的姿势，犹如一块纹风不动的褐色的岩石。

老祖公在这个世上活得太久了。四十年前，九叔就为他备下了寿棺。这合寿棺是用一抱多粗一筒杉木做成的，全身没有一个疙瘩。现在，要值两千多元！那时，老祖公还身强力壮，打个喷嚏隔山响，咳嗽一声吓得胆小的女人尿裤裆。

他让九叔用生漆漆了七遍，又用熟漆漆了七遍，取“七七四十九，天长地久”之意。把合棺材漆得硬如钢板，亮如宝石。九叔误食毒蘑菇死了以后，他在一个墨黑的夜里，将整合棺材背到了牛角山顶。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围着棺材筑了一间有门无窗的土墙房。太阳落山的时候，他站在山顶最后看了一眼山脚下的牛家大寨——他一生最伟大最辉煌的杰作，钻进土墙房内与棺材为伴，再不出土墙一步。

儿孙们都以为他是在挨日子，拖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暗中都扯了孝帕。孙子、曾孙、重孙辈的媳妇们或背人吊嗓，或私下编词儿，准备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哭丧大比赛。谁知老祖公阳寿未尽，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的头发依旧又粗又黑，嘴里重新长出牙齿，玉白晶莹，坚硬如钢，对于孙子、曾孙、重孙们轮流送上来的饭菜，照样吃得一干二净。后来，不知有意无意，几天不送饭，不吃不喝，他依然岩石般地蹲着，不言不语。三十年过去了，他还顽强地活着，仿佛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山。只是脸型变了，小了，像一颗核桃；鼻子塌下去，嘴巴往外凸，猛然一看，既像猩猩，又像猿人。他的胸上、肚皮上、脚上、腿上都长满了黑红色的火斑花，像披着一身铜甲。火塘时明时暗，青杠柴块爆起的火星不时飞落在他的身上，他浑然不觉。双手雕塑般的伸着，笼在火塘上空，仿佛要永远拥抱着这古老的火塘。只有沿着山顶滚动的雷声，才能偶尔撕开他铁冑似的外壳，掀开压在他心上的岁月的巨石，唤起他的记忆。于是，数十年前那场可怕的浩劫，便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时，他的双眼发出奇异的亮光，最凶狠的狼也会被吓得逃之夭夭。

现在的牛家大寨，人口近二百了。除了嫁进来的不同辈份

的媳妇们外，自然都姓牛，自然都是老祖公的后裔。老祖公称为“老祖宗”，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可以抡斧子、动刀子、砸桌子、烧房子，却不能说老祖公的坏话。对于嫁进来的女人，要求更高更严。倘若谁不小心说漏了嘴，全寨共讨之，全族共诛之。老祖公娶最后一个老祖奶时，五婶只悄悄说了一句“老不正经！老牛吃嫩草”，差点被捆了手脚丢进阴洞喂大蟒。想想看，牛角寨被埋入地下后，仅仅逃出老祖公一人，他老人家独苗一根，从零开始，数十年间发展了这一大寨人，容易吗？没有老祖公，便没有牛家大寨。他老人家功德无量，当进入圣人之列，受人顶礼膜拜，更何况牛家是讲孝道的家族？！

老祖公清楚地记得，他家的七柱大房立在寨子左边。房侧一块大石，石上一个牛鼻眼，一吹就响，如少妇嘻笑之声，隔山都能听到。房屋面向逶迤而来的青龙山，背靠突起的牛角大山。大门刷红土，柱子刷黑漆，窗上糊白纸。在全寨，他家的房子不数一也要数二。全寨数十户人家，一家挨一家的挤在山腰上。这是一座石山，两个山峰形如一对牛角。山上多古树，树根钻进石缝，犹如一条条大蛇缠在岩石上。家家户户就近取柴，伐木而烧。寨子上空常年烟雾缭绕，把个寨子搅得迷迷糊糊，朦朦胧胧。半山上有一株大树，枝叶繁茂，根须如虬龙，老一辈人称之为“神树”。全寨人常常到树下烧香烧纸，供酒供肉供饭。渐渐地，山上的树木砍完了，人们的眼睛盯上了“神树”。终于，有几个胆大的围着“神树”抡起了斧头。一斧下去，树上喷出一股鲜血，二斧下去，树上血流遍地。在大树倒下的一刻，全寨人都听到了一个老人的呻吟之声。人人毛骨悚然，面如死灰，

预感到大难临头了。

这天，老祖公刚满十岁。中午吃了娘煮的两个红鸡蛋后，拖着牛尾巴似的辫子到处乱窜，他是么儿，被父母惯坏了。和小伙伴玩，非当“头领”不可，只赢不输，动不动就欺负人。他打哭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伙伴后，又躲到石头旁边偷看小媳妇洒尿。那媳妇儿脸不红，站起来慢慢系了裤子，走过去朝他的小屁股上拍了两下。他嘻嘻地笑着，山猫一样窜上山去了。他坐在一个树桩上，觉得天好蓝，山好大。就在全寨人惶惶不安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从遥远的地方来，如丝竹之声，悦耳动听。“天人地无”，他分明听到了这几个字。若干年后，想起这场浩劫，他仍然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当天夜里，全寨人在提心吊胆中又都死一般地睡熟了。灾难来得突然而迅猛。开始，天边出现一片眩目的白光，紧接着，雷雨交加，大地摇动，晃得坛子、罐子满地滚。牛、猪、羊、狗、鸡发出绝望的叫声。人们从床上滚下来，呼儿唤母，一片惊恐。老祖公尿憋得慌，挣脱娘的手，跑到房子旁边的大石前去洒尿。他刚掏出小雀雀，突然一声轰鸣，牛角山垮下来半边。无数的石块奔腾而下，呼啸着，碰撞着，倾刻之间将整个寨子压住，深深地埋入地下，牛角寨从此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雨水将石头洗得干干净净，远远望去，犹如一堆永不融化的积雪。七天以后，有人从这里经过，还听到乱石堆里有狗叫鸡鸣之声。那时，老祖公正在乱石堆里挣扎。巨石之间的空隙，使他保住了性命。

第八天，老祖公泥猴似的从乱石堆里爬出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在里面生活了七天的，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爬出

来的。自然，这些都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从此这里有了
一条汉子，有了老祖公传奇似的故事，有了这一大寨值得骄
傲的人口和一条条的汉子。

二

一九八六年，我和县委机关的几个同志翻过一个又一个
的山梁子，到牛角乡来扶贫。牛家大寨正是我蹲点的地方。

这个寨子离乱石堆不过二里路，百十户人家抱成一团挤
在半山腰上伸出来的一块平地上。寨子后面，是白晃晃的一
刀切的悬崖。抬头望，山顶云雾缭绕，变幻莫测。阳光被大
山挡住，上午十点，太阳才能照到寨子。寨前，一条无遮无
挡的深谷蜿蜒而去，谷中乱石林立，白得耀眼。全寨百分之
三十的人家是“双缺户”，百分之七的人家全部家产不值拾元
钱。这里，“财神”走运，似乎家家的大门上都贴着“财神
簿”。“财神簿”中央画太极八卦图，四周写满大小字行，
有的字如天书。大门两边还要贴上一副对联。这些对联当然
都是希望自己发财的。有的门上贴着“四季财门吾打开，横
财滚滚进家来。”令人啼笑皆非，百感交集。

“开财门”十分讲究，先请先生看日子，再接先生来
“开财门”、“开财门”时须备下一只大公鸡。先生手提公
鸡，口中念念有词，然后高声唱道：

此鸡不是非凡鸡，
头顶红冠子，
身穿五色衣。
日在昆仑山上叫，

夜在凡人笼内歇。
今朝落在弟子手，
将你做个开门兴旺鸡。

唱毕，将鸡杀了，把鸡血抹在门头上，又唱：“雄鸡点门头，百年福禄好悠游。”把鸡血抹在门中间，唱：“雄鸡点门心，繁华富贵满门庭。”最后将鸡血抹在门脚，唱：“雄鸡点门脚，财源滚滚福禄多。”人们对先生毕恭毕敬，除了招待酒肉，走时还要打发礼钱。

我问：“这灵吗？”

他们憨厚地笑笑，说：“也有发了的。”再问是谁家，他们便不再言语。想发财，又怕“露财”，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

“没有儿孙想儿孙，有了儿孙想钱财。”这是很老实的话。望着他们粗糙的大手和一群群天真烂漫的儿童，谁不动颜？

老祖公也是儿童。那时，他刚从乱石堆里艰难地爬出来，又饥又渴。天上，月儿一线。大山朦胧，微风轻柔，夜莺低吟。宁静的夜晚还是这般美好。他精神一振站了起来，掏出小雀雀又要洒尿。这时，他看到了在乱石堆上跳动的绿阴阴的无数光点。

“豺狗！”他一声惊叫，尿全部射回小腹内。

老祖公称之为“豺狗”的东西，就是狼。它们常常窜到寨子里来扛猪、背娃娃。它们又狡猾又残忍，一口咬住小孩子的脖子，往背上一扔，背着就朝山上跑。

牛角寨被乱石压住后，血腥引来了群狼。它们已经在这里守了几天，在乱石堆间寻觅，把爪子伸进石缝中抓挠。有

时，爪子被石块卡住，痛得它们一声接一声的哀嚎。

老祖公下意识地抓起一块石头，警惕地望着渐渐逼近的绿光。仿佛有人暗中指挥他似的，他右脚退后一步，右手爆发出千钧力，石头向绿光中砸去。一声哀鸣，两点绿光熄灭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扔出去的石头准确地击中了一只狼崽子的脑袋，并使它成了同伴的美餐。

我和年轻的乡长站在乱石堆中的一块平坦的巨石上，长久地默默无语。我看着垮下去的山坡和残缺的山头，深信脚下的牛角寨是在一次强烈的地震中被埋入地下的。也许这里是太偏僻了，关于这场地震，县志和州志里都没有记载。

乡长二十七、八岁，见过世面，酒量好。他递给我一只烟，向我介绍该乡脱贫致富的打算。

“要得富，先修路。”他点燃了烟，吸了一口，用力将烟喷得无影无踪，说：“我们计划修一条公路到区里。路通后，把这些石头运到城里去卖——现成的，不用开。”

牛角乡除了大山就是深沟，能修一条公路，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喽。至于把石头运到城里去卖——豆腐盘成肉价钱，却划不来！

诗人赞美大山，大约是没有在这样的大山里呆过。我不知道，牛角寨人的祖先从黄河边上跋涉而来，为什么会选中这个地方住下来，开荒种地，赶山狩猎，繁衍后代；我不明白，牛角寨被毁了以后，老祖公为什么还要死死守在这里？他完全有理由有自由有条件去浪迹天涯的呀。他可以到天津卫去卖艺，为后辈儿孙弄个城市户口；也可以去上海做生意赚外汇，为儿孙们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总之，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可是，他却什么地方也不去，一生中县城也

未到过。

面对着群狼，老祖公不躲不避，表现了大无畏的好汉精神。人和兽对峙着，双方的眼里都燃烧着火焰，射出可怕的光。这是生命和力量的抗衡。虎啸从黎明中传来，群狼毛骨悚然，东张西望。头狼突然嚎叫一声，带着狼群逃之夭夭。有一只贪婪的狼行动慢了一点，被冲过来的猛虎一掌击毙，倒在离老祖公不远的石头上。似乎与此同时，老祖公也悄然倒下了。老虎围着他转了转，舔舔胡须，慢悠悠地离开了。

太阳当顶，万籁俱静。老祖公揉揉双眼，仿佛刚刚睡醒，他摸摸头，甩甩手，伸伸腿，一骨碌爬起来。他跳到一块石头上四下张望，突然觉得这乱石堆很好玩。待发现全寨已被这些石头压住后，他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双膝不觉跪了下去，张大嘴巴，泪水夺眶而出。他捶打着石头，石头划破了他的手，鲜血滴在石头上，石头开了一朵红花。他在乱石堆上狂奔，喊着爹，喊着娘，喊着哥哥，喊着妹妹，喊着与他一块玩耍的小伙伴们……

“爹！”大山回答。

“娘！”大山回答。

除了大山的回声，没有爹的声音，没有娘的声音，没有哥哥妹妹和小伙伴们声音。成群的乌鸦飞来，落在石头上，黑压压的一片。乱石堆下正散发出一阵阵腐尸味。他绝望了。一夜之间，老祖公失去了所有的亲人。牛角寨完了，整个寨子除了他一人，全都死光了。

我完全相信，老祖公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冲杀出来的一条汉子！

乡长也是一条汉子。他当过兵，在老山前线立过功，本

来可以破格进入军官学校，毕业后当个营长团长的。可惜好好的前程被俘获的一个越南女兵断送了。

乡长没有见过生得那么好看那么水灵的女人，眼睛又大嘴巴又小肚脐又圆。这女人怯怯的走在他的前面，浑圆的臀部有意无意地在他的眼前摆动。

“好热哟！”越南女兵用漂亮的中国话说。未等乡长反映过来，她已经脱了衣服，转过身，将两个金黄色的乳房挺在乡长的胸前。

乡长因此受了处分，提前复员了。至今谈起这件事，他还羞涩地说：“那天确实太热……。”便没了下文。

乡长是老祖公的曾孙。他复员后，特地穿了一身军装去看望老祖公。群山苍茫，风在山谷山顶呼号。他喊了几声，老祖公已形若僵尸。他感慨不已，对着土墙房敬了一个军礼，失望而归。

三

牛角寨被垮下来的大山埋没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外界，引起广泛的好奇和兴趣，也有人惋惜，也有人高兴。这世界极其复杂，什么人没有呢！不久，又都说那乱石堆下埋了黄金和宝贝，使这个埋没了的寨子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诱人的色彩。

“大山塌时，有巨龙飞出，腾空而去，口中所含宝珠落于寨中，被乱石压住。”

“牛角寨家家有黄金，金条金砖放在坛子里罐子头。”

.....

言者作神秘状，听者心儿猛跳，眼珠子发绿。有好事者考证出，牛角寨人的祖先曾在朝庭当过大官，因感于宦海浮沉，携带巨金潜来深山隐居。

现在牛家大寨上了岁数的人们，也跟着这么说。一些小青年相信乱石堆下埋有自家的黄金白银珍宝，相约着偷偷将这乱石堆绘了图，凑足路费，准备进京“献宝”。不料走了风声，被斥之为“不孝”、“出卖祖宗尸骨”，“黑了心”，弄得在全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某日，我的住处来了一位老人。他头戴乌黑毡帽，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解放牌胶鞋。刚坐下又起来，极神秘地对我说，乱石堆里确有黄金白银。早年间，变作白马和黄牛到邻县去吃庄稼，那里的人一路追来，眼睁睁的看着白马黄牛钻进乱石堆中不见了。这黄金和白银幻现为牛马的故事，我是听说过的。其时，我还小，奶奶抱着我，将这种故事一千遍一万遍地讲给我听，并嘱咐我，若见了黄牛白马，要悄悄走上去，用红布拴住它们的脚。这样，它们就现了原形，不会跑了。

“这要看人的福气。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奶奶最后说。

我没有这种福气，也没有这个命。虽然见到不少的白马、黄牛，也曾悄悄用红布拴过它们的脚，但是，它们并没有现原形，仍是活蹦乱跳的牲口，我终于也就不能发财。

老人不管我信与不信，继续说，毛主席共产党来的时候，他就吃上社会主义了。现在，政府也还记得他，年年都安排他吃救济。他不白吃政府的，有一天取了宝，他要将他的那一份送给政府，盖共产主义大楼。后来听说，这位老人在土改、合作社、大跃进中，一直都是很积极的，也是一条

汉子。谁知“四清”一来，他脑子出毛病了。

我留他吃饭，并请他喝了两碗包谷酒。他称我为“上级”，更加神秘地告诉我，他是老祖公的第六个儿子。其实呢，也不算的。他的真正的父亲是一个大土匪。老祖公杀了土匪，背走土匪的姨太太，并不知道这女人肚皮里已怀着一个儿子。

“现今政策好，政府英明，我不能再向上级隐瞒了。”他抓着我的手说。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送他出门时，竟鬼使神差地叮咛他，不要再将这个“秘密”向任何人泄露。他满口应承，偏偏倒倒上路，消失在羊肠似的山路上。

九十年前，取宝的人们正是沿着这条山路而来的。领头的汉子名叫“疤子”，满脸横肉，粗大的辫子拴在腰间，衣服敞开，胸毛又黑又密。他是土匪，又是盗墓贼。天生的豹子胆，力气大，一拳能打倒一头牛！听说牛角寨有宝，他纠集了十几个人，一起喝了鸡血酒，赶来发财。可是，面对山一样的乱石堆，面对着一块块狰狞的巨石，他们束手无策了。

“嗨！”疤子性起，大吼一声，双手往一块大石推去。

这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之上，两头小，中间大，像一个孕妇。看似摇摇欲坠，推之却纹风不动。在疤子的吆吼之下，众人一涌而上，喊着号子，拿出吃奶的力气，仍然掀之不动。疤子猛然醒悟，摆出香蜡纸烛，跪下磕了三个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烧了钱纸。再推，石头竟像长了根一样！

疤子大怒，破口大骂，满口污言秽语。陡然间，一条大